

<<漫长的告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漫长的告别>>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3872

10位ISBN编号：780225387X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美] 雷蒙德·钱德勒

页数：392

译者：宋碧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漫长的告别>>

前言

关于钱德勒阿城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

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

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

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

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

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

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

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

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

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

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

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

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

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

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

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

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

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

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

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

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

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

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

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

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

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

<<漫长的告别>>

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m)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yndicate)的副总裁，NNNN、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

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 ' 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

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

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

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

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

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足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

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

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

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

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ilm Noir)。

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r卜_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

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

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

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漫长的告别>>

内容概要

《漫长的告别》故事主要内容是：特里·伦诺克斯失意的样子打动了菲利普·马洛，两人开始断断续续地交往。

马洛甚至协助有杀人嫌疑的伦诺克斯出逃墨西哥。

之后马洛又被魅力四射的艾琳请去寻找她失踪的丈夫。

人人都被艾琳的美貌俘获，人人都留恋声色犬马，但是马洛可以清楚看到掩盖其下的罪恶，他因为自己的好心身不由己卷了进去。

钱德勒语录：我猜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罪人。

他说：“我始终生活在虚无的边缘。

”有钱人从来没有特别想要一样东西，别人的老婆除外。

她突然精神焕发，说道：“噢——到拉斯维加斯？

他真多情。

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说：“我猜他已经忘了。

否则，他宁可到别的地方。

”我目送出租车消失。

我回到台阶上，走进浴室，把床铺整个弄乱重新铺。

其中一个枕头上有一根浅黑色长发。

我的胃里好像沉着—块重重的铅。

法国人有一句话形容那种感觉。

那些杂种们对任何事都有个说法，而且永远是对的。

告别就是死亡一点点。

<<漫长的告别>>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宋碧云关于钱德勒，你不能不知道：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的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美国文库》中。

他是侦探小说而被载入经典文学史册的大师，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

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之一，他与比利·怀尔德合作的《双重赔偿》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

1942年到1947年，他的4部小说6次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参与编剧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个作家享受到好莱坞如此的厚爱。

他笔下的马洛被公认为是最具魅力的男人、“有着黄金般色泽心灵的骑士”，在四十年代，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马洛为荣耀，其中亨弗莱·鲍嘉塑造的最为成功。

他想写一部“人人都在作品里无忧无虑地散步”的小说。

他描述自己的性格是“表面的缺乏自信和内里的傲慢自大的不协调的混合物”。

他当过兵，参加过一战，经历过苦难与孤独，认为自己“始终活在虚无的边缘”。

他不喜欢看大海，因为海里有太多的水和太多淹死的人。

他是个酒鬼。

他认为“一个男人，每年至少要酩酊大醉两次。

这是个原则”。

他烟斗不离嘴。

与比利·怀尔德一起编剧，被烟熏得忍无可忍的比利经常跑到厕所里躲避，他竟怀疑比利的生殖器有问题。

他瞧不上海明威，曾在小说里给一个警察起名叫海明威，称之为“一个老是重复同样的话，直到让大家相信那话一定很精彩有家伙”。

他拒绝任何奖项。

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必定会拒绝，原因有二：一，他不会跑到瑞典去接受奖项，还工穿上晚礼服发表演讲；二、诺贝尔奖曾颁给太多的二三流作家，而许多实力远胜于他们的优秀作家却未获奖。

他孤零零地死在异地他乡。

只有17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他说：“我是个没有家的人……到现在，还是。

”

<<漫长的告别>>

章节摘录

插图：1我第一次看见特里·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上。

停车场的服务员把车子开出来，一直扶着敞开的车门等着，因为特里·伦诺克斯左脚悬在车外，仿佛已经忘了有这么一条腿。

他相貌年轻，却天生少白头。

你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除此之外他跟那些穿着晚宴装、在销金窟一掷千金的大好青年没什么两样。

他身边有一位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暗红色，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肩上披着一件蓝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

当然不至于如此。

也不可能。

服务员就是寻常的半吊子小混混儿，身穿白外套，胸前缝有红色的饭馆名字。

他一副受够了的样子。

“你瞧，先生，”他尖刻地说，“你能不能把脚缩进车里，好让我关门？还是我干脆把门打开，让你滚下来？”

那个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进他的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四英寸来。

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一点儿也不惊慌。

如果你以为花大把钱打高尔夫球能让你显得人格高尚，舞者酒吧雇有一种人专门会戳破你的这种幻觉。

一辆外国敞篷跑车减速掉头开进停车场，有个男人下了车，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长香烟。

他身穿套头格子衬衫、黄色长裤和马靴，在袅袅烟圈中慢慢走远，连看都没看劳斯莱斯一眼，可能觉得平淡无奇吧。

在通往露台的阶梯前，他停下戴上了一个单眼镜片。

姑娘突然魅力十足地说：“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搭出租车到你那儿，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今夜沿着海岸开车到蒙蒂塞托一定很棒。我在那边有几个熟人正在开池畔舞会。”

白发青年彬彬有礼地说：“真抱歉，那辆车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得不把它卖掉。”

“听他的口气和语调，你会以为他只喝橘子水没喝过酒呢。”

“卖了，亲爱的？”

你是什么意思？”

她轻轻挪开，坐得离他远远的，但是声音好像挪得更远。

“我是说不得不卖。”

“他说，‘为了吃饭钱。’”

“噢，我明白了。”

语气冷淡得连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

服务员将白发青年列为自己可以厕身其中的低收入阶层。

“喂，伙计，”他说，“我得去停一辆车。改天再见——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放手让车门荡开。

醉汉立即滑下座位，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

于是我走过去，及时伸出援手。

我猜跟酒鬼打交道永远是一个错误。

就算他认识你而且喜欢你，还是会随时出手打你嘴巴一拳。

<<漫长的告别>>

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扶他站起来。

“太谢谢了。”

”他客客气气地说。

姑娘挪到方向盘前头。

“他喝醉酒的时候就是一副他妈的英国腔。”

”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不锈钢。

“谢谢你扶他。”

”“我来把他扶进后座。”

”我说。

“真抱歉，我赴约要迟到了。”

”她踩下油门，劳斯莱斯开始滑动。

她冷静地微笑着说：“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

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个家。

他能定点大小便——可以这么说。

”劳斯莱斯顺着车道开上日落大道，向右转，就此消失。

我正目送她，服务员回来了。

我还扶着那个男人，他现在睡得正香。

“这也算是一种做法。”

”我对白外套说。

“当然。”

”他冷嘲热讽地说，“何必为一个酒鬼伤神？”

他们都麻烦得要命。

”“你认识他？”

”“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摆在运牛车上我也认不得他。”

而且我才来两个礼拜。

”“把我的车子开过来，谢谢。”

”我把停车券交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莫尔比开过来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扛着一袋铅。

白外套帮我把他扶上前座。

贵客睁开一只眼睛谢谢我们，然后又睡着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酒鬼。”

”我对白外套说。

他说：“什么样体形、样貌和举止的酒鬼都有。”

他们全都是瘪三。

看来这一位曾动过整容手术。

”“是啊。”

”我给他一元小费，他谢谢我。

整容的事他说得不错。

我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比较白，有几道细疤，疤痕旁边的皮肤发亮。

他动过整容手术，而且是非常大的手术。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带他回家，让他醒醒酒，说出他住在什么地方。”

”白外套对我咧嘴一笑，说：“好吧，你这个倒霉催的。”

要是我，我就把他扔进水沟，尽管走。

这些酒腻子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我对付这些家伙很有一套。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人得省点儿力气，在紧要关头保护自己。

<<漫长的告别>>

” “看得出来你从中获益匪浅。

”我说。

他先是一副不解的样子，然后发起脾气来，但那时候我已上车启动了。

当然他说的也有点儿道理。

特里·伦诺克斯给我惹来好多麻烦。

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本行呀。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一幢山坡上的小房子里，位于一条死巷的尽头，前门有长长的红木台阶，对面有个小尤加利树林。

房子带着家具，屋主是一位妇人，目前到爱达荷州孀居的女儿家暂住去了。

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屋主希望能随时一通知就搬回来住，一半是因为那些台阶。

她年岁渐大，实在受不了每次回家都得面对长长的台阶。

我总算把酒鬼扶上了台阶。

他很想帮忙，但两条腿像橡皮做的一样不听使唤，抱歉的话说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我开了门，把他拖进屋内。

他瘫在长沙发上，我给他盖了一条毯子，让他继续睡。

他打鼾打了一个钟头，鼾声就像大海豚发出的。

然后他突然醒来，要上厕所。

如厕出来后，他斜着眼睛偷看我，想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了他。

他自称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家里没人给他留门。

他的声音响亮而清楚。

他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

我端出来，他小心翼翼地端着托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会在这儿？”

”他四处张望。

“你在舞者酒吧门外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车上。

女朋友丢下你走了。

” “不错，”他说，“她百分之百占理。

” “你是英国人？”

” “我在那儿住过，不过不是在那儿出生的。

如果能叫到出租车，我马上走。

” “有辆现成的车在等着。

”他自己走下台阶。

前往韦斯特伍德的路上他没多少话，只是向我致谢，还抱歉自己这么惹人嫌。

他可能对很多人说过很多次这种话，顺嘴就溜出来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闷，一点儿温馨的感觉都没有，如果以为他是那天下午才搬进去的也不为过。

绿色硬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个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碗融化的冰、三个空汽水瓶和两只玻璃杯，玻璃烟灰缸堆满了烟蒂，有些沾着口红印，有些没有。

屋里没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

这间房子应该是租来开会或饯别、喝几杯聊聊天、睡睡觉的旅馆房间，不像人长住的地方。

他请我喝一杯，我谢绝了。

我没多待。

我走前他又谢了我几句，那种感谢的程度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过，就是那种说没有也有，说有但不明显的样子。

他有点儿战栗，有点儿害羞，却客气得要命。

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电梯上来，我进了电梯。

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他至少很有礼貌。

<<漫长的告别>>

他没再提那位姑娘，也不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最后一张钞票已为一个高级荡妇付了舞者酒吧的账，而她竟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他不会巡逻警察关进牢房，或者被一个粗暴的出租车司机卷走，甩到外面的空地去。

搭电梯下楼时，我恨不得回楼上抢走他那瓶苏格兰威士忌。

但事不关己，而且不会有用的。

酒鬼想喝，总会想法子弄到酒。

我咬着嘴唇开车回家。

我算是硬汉，可是这个人有让我动心的地方。

除了白发、疤痕脸、响亮的声音和彬彬有礼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什么。

也许这几点就够了。

我再见到他的可能性不大。

正如那位姑娘所说的，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

2我再次见到他，是感恩节后的那个礼拜。

好莱坞大道沿线的店铺已经开始摆出定价过高的圣诞节礼物，报纸开始天天疾呼：如果你不早点儿采购圣诞节商品，情况会很可怕。

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很可怕。

向来如此。

在离我那栋办公大楼大约几条街的地方，我看见一辆警车并排停车，车上的两个警察正瞪着人行道上一家店铺橱窗边的什么。

目标原来是特里·伦诺克斯——不如说是他的肉身——他看来实在不雅观。

他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

他不得不倚着点儿什么东西。

他的衬衫脏乎乎的，领口敞开，有一半垂在夹克外面。

他已经四五天没刮胡子了，鼻子皱着，皮肤惨白，脸上长长的细疤几乎看不出来，眼睛像雪堆里的两个洞。

巡逻警车上的两个警察显然正打算动手抓他，于是我快步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

“站直，往前走。”

“我做出粗暴的样子，并从侧面向他眨眨眼。”

“办得到吗？”

你是不是喝醉了？

“他茫然看了我一眼，露出他特有的半边微笑，吸口气说：“我刚才醉了。”

我猜我现在只是有一点儿——空虚。”

““好吧，抬脚走路。”

你眼看就要被抓进醉汉牢房了。”

“他努力抬起脚，让我扶他穿过人行道上的游民，来到护栏边。”

那边停着出租车，我拉开车门。”

“他先。”

“司机用大拇指指指前面的出租车。”

他转过头来，看见了特里。”

“如果他肯去的话。”

“他说。”

“情况紧急。”

我的朋友病了。”

““是啊。”

“司机说，“他到别的地方也照病不误。”

““五块钱，”我说，“让我们看看那美丽的笑脸。”

““那，好吧。”

<<漫长的告别>>

”他说着把一本封面有火星人的杂志塞到镜子后面。
我伸手从里面打开门，把特里·伦诺克斯弄上车，警察巡逻车的阴影遮住了另一侧的车窗。
一位白发警员下车走过来。
我绕过出租车，迎上前去。
“等一下，麦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衣服脏乎乎的男人真是你的密友吗？
”“对我来说足够亲密啦，我知道他需要朋友。
他没醉。
”“一定是为了钱。
”警察说。
他伸出手来，我把执照放在他手上。
他看了看，递回来。
“哦——哦，”他说，“原来是私人侦探来捡客户呢。
”他语气变得很不友好。
“马洛先生，执照上写了你的一些资料。
他呢？
”“他叫特里·伦诺克斯，在电影公司工作。
”“不错嘛。
”他探头到出租车内，仔细看坐在一角的特里。
“我敢说他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过；我敢说他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在屋里睡过觉；我甚至敢说他是
个无赖。
我们该逮捕他。
”“你不会没抓过几个人吧？
”我说，“在好莱坞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望着车上的特里，问：“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老兄？
”特里慢慢地说：“菲利普·马洛。
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
”警察把脑袋由窗口缩回来，转身做了个手势，说：“可能你刚刚才告诉他的。
”“有可能，但是我没有。
”他盯着我一两秒钟，说：“这回我信你一次。
可是你把他弄走，别在街上混。
”他上了警车，绝尘而去。
我上了出租车，走了三条街远，到停车场换乘我的车。
我拿出五美元钞票给出租车司机。
他面部僵硬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照表算就行了，如果你愿意，给个一块钱整数也可以。
我也落魄过。
在番市。
没有出租车肯载我。
铁石心肠的城市。
”“三藩市。
”我不由自主地说。
“我叫它番市。
”他说，“去他的少数族裔。
谢了。
”他接下一块钱钞票，把车开走了。

<<漫长的告别>>

我们来到一家免下车餐馆，里面做的汉堡不像别家那样连狗都不肯吃。

我让特里·伦诺克斯吃了两个汉堡，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带他回家。

他爬台阶还是很吃力，但他咧着嘴笑，气喘吁吁地往上爬。

一个钟头后，他剃过胡子，洗过澡，看起来又像正常人了。

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很淡的调和酒。

“幸亏你记得我的名字。”

“我说。”

“我特意记的。”

“他说，‘我还查了你的资料。’

这个事情我还是能做到的。”

“‘何不打个电话给我呢？’

我一直住在这里。”

我还有个办公室。”

“‘我何必打扰你？’

“‘看样子你有必要打扰别人。’

看样子你的朋友不多。”

“他说：‘噢，我有朋友，某一类的。’

“他转动着茶几上的玻璃杯。”

“向人求援并不容易——何况一切都怪自己不好。”

“他抬头露出疲惫的笑容。”

“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

他们都这么说，对吧？

“‘要花三年左右的时间。’

“‘三年？’

“他显得很震惊。”

“通常要。”

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你必须习惯色彩变得黯淡，声音微弱下来。

你必须酌情留出复发的空间。

所有你以前熟识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儿陌生。

你甚至会不喜欢大部分老朋友，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那不算多大的改变，’他说，回头看看钟。”

“‘我有个价值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放在好莱坞公车站。’

如果能保出来，我可以买个便宜货，把现在寄放的那个当了，换一笔路费搭车到拉斯维加斯。

我在那边可以找到工作。”

“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头，坐在一旁慢慢喝我的酒。”

“你在想我早该有这个念头。”

“他平静地说。”

“我在想其中必有文章，但不关我的事。”

工作是有把握，还是只有希望而已？

“‘有把握。’

我的军中密友在那儿开了一家大俱乐部，泥龟俱乐部。

当然啦，他可能算是地痞流氓，他们都是——另一方面却又是大好人。”

“‘我可以筹出车钱和另外的一些费用。’

但我希望能换到比较稳妥的东西。”

最好打个电话跟他谈谈。”

“‘谢谢你，没必要。’

<<漫长的告别>>

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

从来没有过。

那个手提箱可以当五十美元。

我有经验。

”“听好了，”我说，“我会给你需要的钱。

我不是什么软心肠的笨蛋。

所以我给你你就收下，乖乖的。

我希望你别再来烦我，因为我对你有一种预感。

”“真的？

”他低头看玻璃杯，只小口小口啜饮着。

“我们才见过两次面，两次你都很够意思。

什么样的预感？

”“总觉得下一次你会遇到大麻烦，但我救不了你。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就是有。

”他用两个指尖轻轻摸着右半边脸。

“可能是这个。

我猜疤痕让我看起来有点儿凶相。

不过这是光荣的伤疤——至少是光荣受伤的结果。

”“不是那个。

疤痕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我是私人侦探。

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难题。

但难题是存在的。

也可以说是预感。

说得客气些，就叫个性的认知。

女朋友在舞者酒吧门前离你而去，也许不只是因为你醉了。

说不定她也有一种预感。

”他淡淡一笑，说：“我跟她结过婚。

她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

我是为钱娶她的。

”我站起来蹙着眉头看他，说：“我给你弄些炒蛋。

你需要吃东西。

”“等一下，马洛。

你想不通为什么既然我潦倒了，而西尔维娅又很有钱，我干吗不跟她要俩小钱。

你可曾听过自尊心这个东西？

”“你笑死我了，伦诺克斯。

”

<<漫长的告别>>

媒体关注与评论

雷蒙德·钱德勒是美国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以创作冷酷而又有文学味的硬派侦探小说著称。

本书为其代表作，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

小说写的是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蓝诺斯和一个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马洛相遇，两人之间发展了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早在50年前，翻译家清水俊二就将这部作品译成了日语，清水版《漫长的告别》一直以来被众多的读者誉为“名译”。

<<漫长的告别>>

编辑推荐

《漫长的告别》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漫长的告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